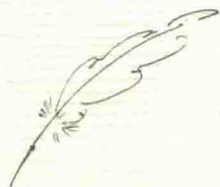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贝尔格 Steven Berg ● 著

# 爱欲与启蒙的迷醉

——论柏拉图的《会饮》

Eros and the Intoxications of Enlightenment:  
On Plato's *Symposium*

乔汀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 爱欲与启蒙的迷醉

——论柏拉图的《会饮》

Eros and the Intoxications of Enlightenment :  
On Plato's *Symposium*

〔美〕贝尔格 Steven Berg | 著

乔汀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爱欲与启蒙的迷醉：论柏拉图的《会饮》/(美)贝尔格著；乔汀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3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Eros and the Intoxications of Enlightenment: On  
Plato's Symposium

· ISBN 978-7-5080-8708-5

I. ①爱… II. ①贝… ②乔…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5646 号

Eros and the Intoxications of Enlightenment: On Plato's Symposium  
By Steven Berg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is made possible by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010, and may be sold only in Mainland China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3-9225 号

## 爱欲与启蒙的迷醉

---

作 者 [美]贝尔格

译 者 乔 汀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56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跌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 Erich Loewenthal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 主编,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

## 2 爱欲与启蒙的迷醉

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2005年元月

#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 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
- 3 克力同（程志敏 译）
- 4 斐多（刘小枫 译）

## 卷二

- 1 克拉提洛斯（刘振 译）
- 2 泰阿泰德（贾冬阳 译）
- 3 智术师（柯常咏 译）
- 4 治邦者（张爽 译）

##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 译）
- 2 斐勒布（李致远 译）
- 3 会饮（刘小枫 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 译）

##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 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 译）
- 3 希普帕库斯（胡稼 译）
- 4 情敌（吴明波 译）

##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 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 译）
- 3 拉克斯（罗峰 译）
- 4 吕西斯（黄群 译）

## 卷六

- 1 欧绪德谟（万昊 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 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 译）
- 4 美诺（郭振华 译）

##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王江涛 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王江涛 译）
- 3 伊翁（王双洪 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李向利 译）

##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纓 译）
- 2 王制（史毅仁 译）
- 3 蒂迈欧（叶然 译）
- 4 克里提阿（叶然 译）

##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 译）
- 2 法义（林志猛 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崔嵬 编译）
- 4 书简（彭磊 译）

## 杂篇（唐敏 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 目 录

导 言 .....	(1)
<b>第一部分 雅典与启蒙</b>	
第一章 被美化的苏格拉底 .....	(7)
第二章 斐德若:斐德若讲辞中的最佳城邦 .....	(22)
第三章 泡萨尼阿斯:高贵的谎言和希腊性的实现 .....	(35)
第四章 厄里克希马库斯:统治科学和神圣法律 .....	(50)
<b>第二部分 雅典与诗人</b>	
第五章 阿里斯托芬:爱若斯神、灵魂和法律 .....	(77)
第六章 阿伽通:爱若斯、灵魂和雄辩 .....	(96)
<b>第三部分 苏格拉底与雅典</b>	
第七章 苏格拉底:命相神爱若斯 .....	(121)
第八章 阿尔喀比亚德:神圣的苏格拉底 .....	(165)
结语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	(189)
索引 .....	(193)

## 导 言

我们是启蒙传统的继承者,却与启蒙的源头相隔绝。我们的精神视野彻底被古怪的学说和新生的正统理论所遮蔽,几乎无法看见人类文明的几座巅峰。在这种氛围中,雅典城这座苏格拉底生于斯、卒于斯的城邦,其特质竟也变得十分模糊。在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城,前苏格拉底哲学广为流行,市民深受其影响,因此雅典的肃剧(tragedy)和谐剧(comedy)诗人即使在最神圣的宗教节日中都可以嘲弄神明而不受惩罚,城中的民间领袖也可以夸耀自己结交了那样的人,他们声称太阳不是神而是块燃烧巨石。科学和启蒙的诗歌削弱了用于约束人类欲望的传统虔诚,诗人们树立起来的可怕而美丽的神明形象已经被颠覆了。结果,羞耻和畏惧被勇敢和希望所取代,人们再也不会顺从于衰落中的神的模仿物。雅典人破除了不死者曾为一切必死者设立的界限,并通过树立“善与恶的永久丰碑”来追求自身的不死。<sup>①</sup>这种无畏的野心十分贪婪、有时甚至是残暴,因而使雅典人招致了最终的毁灭。尽管如此,这种野心因为大胆侵入曾经神圣的疆界,并且有着对美的爱欲(eros)渴求,却得到了理想化。雅典民主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充满了爱欲的政治野心。这种政治野心的假定起源是弑僭者哈尔莫狄欧斯(Harmondius)和阿里斯托格通(Aristogeiton)之间的男童恋(pederasty);在雅典最美

---

① [译按]参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页133,此处引文为:“我们到处对我们的朋友施以恩惠,对我们的敌人给予痛苦;关于这些事情,我们遗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于后世。”为与原文契合,本处按字面意思翻译为“善与恶的永久丰碑”。



的青年们许诺要实现最夸大其辞的崇高理想时,这一现象在对民主的爱之中达到了顶点。根据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记载,雅典人将自己的命运押在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及其西西里远征计划上时,“爱若斯神(Eros)一视同仁地攫取了所有人的心”(《伯罗奔半岛战争志》卷四24)。<sup>①</sup>雅典人将对雅典僭主的爱欲转变为了一种想要注视远方新景致、占据永恒财富、将全世界纳入触手可及范围的渴望。<sup>②</sup>雅典的帝国主义不是罗马那种严肃简朴的帝国主义,而是一种[x]深受启蒙影响、因爱欲的狂热而生机勃勃的帝国主义。雅典努力超越这座城邦本身的所有局限,以期完完全全将人之为人的真理纳入到其生活之中。因为,正如柏拉图所教导我们的,身为人类的核心就是爱欲,就是对万事万物的真理的爱欲。在地球上曾存在过的城市中,雅典不是唯一一座已受启蒙的城市,但只有这座城市含蓄地自称,对于处于巅峰时期的、不受传统和法律外在束缚的纯自然的人类而言,她是一座理想的家园。在这一点上,这座城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雅典是最出类拔萃的启蒙城市。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当时雅典人的独特品格,就必须研读柏拉图(Plato)的《会饮》(*Symposium*),因为《会饮》这篇对话录不仅仅讨论了爱欲的本质,而且还描绘了这座启蒙化和爱欲化的城邦。通过作品中的种种议论,柏拉图同时揭露了爱欲的真实品性和雅典人的真实品格。后者是通过一系列讲辞来展现的,致讲辞者是诗人阿伽通

---

① 参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论柏拉图的〈会饮〉》(*On Plato's Symposium*),见 *The Argument of the Action: Essays on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页 169。[译按]按谢德风译本(页 442)本处应为“每个人都充满了远征的热情”,为与原文契合,本处按字面意思翻译为“爱若斯神一视同仁地攫取了所有人的心”。pederasty 一词本书均译为“男童恋”,参《柏拉图的〈会饮〉》,刘小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页 4 注 16。

② 参 Cary Alan Scott,《柏拉图笔下的教育者苏格拉底》(*Plato's Socrates as Educato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页 133。

(Agathon)庆祝宴会的赴宴者们。这些赴宴者都是雅典市民,而且除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苏格拉底外都是智术师的忠实学生。爱欲的真实品性则最主要是通过苏格拉底的讲辞来展现的,其中揭示了爱欲的真理等同于苏格拉底的爱欲论。柏拉图表现了苏格拉底与阿伽通及其宾客的关系,从而表现了苏格拉底和雅典人以及雅典启蒙的关系。

如果像斐德若(Phaedrus)、泡萨尼阿斯(Pausanias)和厄里克希马库斯(Eryximachus)在上述讲辞中所说的那些启蒙雅典的说法能够站得住脚,那么苏格拉底就能在这座生养他的城邦中找到合适的居所。但苏格拉底所遭受的审判和处刑驳斥了这些说法。虽然有人可能相信苏格拉底遭遇审判只是启蒙雅典的偶然堕落和雅典人对富于爱欲色彩的帝国野心灰心失望的不幸后果,但柏拉图通过他笔下人物的讲辞,表明了这种堕落和失望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对赫耳墨斯石碑(Hermae)遭亵渎一事的反应中,雅典人对公正而具有惩罚性的神明产生了新的敬畏,因而粗暴地退回到这种敬畏所植根其间那种粗陋虔诚之中。据柏拉图所说,这种反应是雅典帝国主义中的爱欲狂热成分与民主政体及其背后的虔诚不相称的必然结果。<sup>①</sup>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雅典人试图将爱欲作为必要的存在整合到城邦的生活中,但爱欲是人类激情中最为隐秘的一种,而且不愿被公开,因而这两者是相冲突的。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是一座始终承受着压力的城邦——这座城邦从根本上不稳定,总是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柏拉图表示,要[xi]实施苏格拉底的爱欲论,其先决条件是雅典诗人应拥有显耀的地位,且美之神明应融入到市民的虔诚中。但他也表示,正是苏格拉底的这种实践,想要消除这些美之神明的最后一丝痕迹,并且将雅典诗人的卓越地位永久终结。秉承柏拉图的这一思路,尼采认为,从总体上讲,苏格拉底是荷马时代诸神的终结者,具体而言,他是身

---

① [译按]赫耳墨斯石碑是雅典的界碑。

为戏剧诗人赞助者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毁灭者。<sup>①</sup>

苏格拉底在《王制》(*Republic*)中称,这样的城邦本身就是最伟大的智术师,而在《会饮》中他表明雅典是最伟大的城邦。因此《会饮》这篇对话录不只是在对《王制》及其有关城邦必要限制的教诲致敬,而且在柏拉图检验智术师主张的一系列对话录中也拥有一席之地。本篇对话录中除阿里斯托芬外的所有主要讲者,都曾在《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中登场,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在《普罗塔戈拉》中,苏格拉底对自称拥有最杰出的智术“技艺”(art)的人提出了反驳。如希琵阿斯(Hippias)在《普罗塔戈拉》对话的较中心位置(337c-d)所证明的那样,智术师兜售自己的那一套理论,是从发现习传(convention)或 nomos[法律]与自然的主要区别的角度出发的。实际上,他们想拥有遵从自然本性的生活,但同时也想要入世(going public)并获得财富、荣耀等世俗荣誉。他们希望,在城邦这一由习传或法律掌控的疆域中,用智慧这种自然的美来取代政治的美或高贵,让自然成为城邦的一项公认标准。普罗塔戈拉夸耀他比任何前辈都更明显地提高了公众对自然的认识程度,他的前辈们掩饰了自己的技艺,伪装成诗人、先知、体育教练或音乐教师,隐藏了实际上身为智术师(sophist)或智者(wise man)的事实。但普罗塔戈拉却用不着这样保密,他公开宣扬自己的身份,同时以此为前提接受来自社会的各种拥戴(316d-317c)。<sup>②</sup>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效地统一了自然和世俗,让自然成为习传价值观的基础。

普罗塔戈拉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篇对话录中所提出的主张十分空洞,与此照应,柏拉图在《会饮》中指出,启蒙雅典暗地里想要将人之为人的需求(自然)和城邦的需求(政治必然性和法律)严丝合缝地拼合在一起,但这样的主张站不住脚。甚至,这座最为适

<sup>①</sup> 参尼采,《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页12-13。[校按]原著者未注明版本情况。

<sup>②</sup> 另参柏拉图著,《希琵阿斯前篇》281a-282e。

合苏格拉底及其哲学的城邦,虽然是苏格拉底具体哲学实践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却不断损害着苏格拉底和他的生活。苏格拉底就是在这样一座城邦中开展他的探讨生涯,这里满是迷醉于美梦的人,他们在“梦醒”之际陷入了野兽般的狂宴之中,疯狂报复他们确信曾使他们迷醉的东西。[xii]正如柏拉图最伟大的学生之一所说,苏格拉底在践行其哲学时的确是在“骑老虎”,《会饮》中也充分确认了这一点。<sup>①</sup>要研究《会饮》,就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以及这句话对苏格拉底哲学的本质和作为危险坐骑的这座城邦究竟暗示了什么。

---

<sup>①</sup> 参施特劳斯,《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页 230。

## 第一部分 雅典与启蒙

## 第一章 被美化的苏格拉底

如果说《王制》中对正义的探讨是从建设正义城邦开始的,那么《会饮》对爱的探讨是从描绘因爱美而自身具有美之属性的雅典城开始的。在《王制》的开头,苏格拉底详述他如何与格劳孔(Glaucon)一道南下去佩莱坞港(Piraeus)的新宗教节日上观礼。之后,格劳孔和苏格拉底在返回雅典的路上遇到了玻勒马库斯(Polemarchus)及其朋友们,在其劝说之下回到了佩莱坞。《王制》开篇这次未竟的北上之旅与对话录中的议论高潮相呼应,在话题由正义的问题转变为苏格拉底称之为“最伟大的学习对象”的善之时,他却向格劳孔坦白自己无法解释善,而只能描述善的衍生物的“丑陋”形象(506c-e)。《会饮》的开篇则是苏格拉底的忠实信徒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向一位姓名不详的同伴谈起前几天他从在法勒雍(Phaleron)的家中去雅典时被格劳孔叫住的事情,格劳孔想问他阿伽通所举办的那场宴会的情况,以及会上有关爱欲的讲辞。阿波罗多洛斯在与格劳孔同去雅典的路上讲给格劳孔听的有关宴会的许多细节,他在几天后的现在也愿意重复给另一位好奇的雅典人。这篇对话录的议论高潮明显是在我们以为能论证善就是爱的最高目标之时,反而认识到了美本身才是最终的“学习对象”。然而在《王制》中,苏格拉底却将善与正义、与美都区分开来,他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对善的知识,对任何其他事物的认识都将是不完善而无益的,因此善必须是最重要的学习对象(505a-506a)。

总之,《王制》和《会饮》开场情节和议论高潮描述了苏格拉底称之为[4]“第二次起航”的品性。在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过程中,

他认为必须放弃直接理解事物的整全和整全的原理,而是要从人们的言辞(speech)中研究体现为公正或美的整全和善。《会饮》的开篇暗示,从美的角度检验善比从正义的角度更能揭露其真实特性,因而在《王制》开头格劳孔那场未竟的北上之旅已经得到了完成。这种暗示在两篇对话录的副标题中也得到了一些证实,《王制》的副标题是“论正义”,而《会饮》则是“论善”。

雅典人热爱美的首要原因,已被证明是诗人与城邦生活的结合,亦即熔铸在肃剧和谐剧中的文明状态。诗人们笔下美的神明成为雅典城的美的神明,更准确地说,与斯巴达和克里特岛等法制政体环境下的普遍情况相对比,雅典诗人的存在确保了荷马和赫西俄德(Hesiod)笔下的诸神在雅典不会被贬低到世俗神的地位,也就是说,变成只是支撑着法律及法制正义存在的具有惩罚性的神。诗人通过维持神的美,确保神明不只是被恐惧的对象,而是视野超越法律疆界的爱欲渴求的可能对象。在对话录开篇,就有对雅典诗人公众名望的暗示。格劳孔和阿波罗多洛斯的无名同伴都想了解的事件和讲辞,就与诗人阿伽通为庆祝其肃剧在城邦戏剧比赛中获胜而举办的宴会息息相关。

格劳孔说他是从一个叫弗依尼科斯(Phoinex)的人那里听说了宴会的事,但说的不详细(172b)。尽管格劳孔相信阿波罗多洛斯参加了宴会并能将详细经过讲给他听,阿波罗多洛斯却不可能成为当时阿伽通的宾客,因为宴会是在很久以前举办的,那时候他和格劳孔都还是孩子(173a)。事实上,阿波罗多洛斯和弗依尼科斯的信息来源是同一个人,也就是阿里斯托得莫斯(Aristodemus; 173b)。阿伽通所举办的那场宴会明明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但在讲辞的传播过程中,却总是被假设是现在发生的,而且对于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任何确切的信息,这种时间上的扭曲和事件本身的模糊性以某种方式留住了这段历史,但同时掩盖了这件事的真实形态。

对于阿伽通所举办的那场宴会,格劳孔和同伴不仅对宴会本身的传言感兴趣,也对现场有关爱欲的讲辞感兴趣(172b、173e),因此

对话录开篇时所提出的真正问题似乎是苏格拉底哲学在城邦中传播时受到的歪曲。[5]《会饮》直观地指出,向外传播和造成歪曲的主力都是苏格拉底自己的追随者。这里的阿波罗多洛斯就是代表。尽管他让圈外人也能了解到苏格拉底的言谈,但与此同时他也试图传达他在与苏格拉底来往时自身得到的哲学认识:全部的人类存在都是痛苦的,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却超越了尼采所谓“人性、太人性的”层次,是唯一有价值的(173a、173d-e)。苏格拉底对阿波罗多洛斯来说是一个新神,一个人造神。然而,这位人身的神却缺乏拯救的力量。他只是一块神圣的试金石,他告诉人们人生不值一活,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却不对此做一点改变。<sup>①</sup> 对话录末尾阿尔喀比亚德的讲辞将表明阿波罗多洛斯亦无法置身事外。

在追随者的眼中,苏格拉底是一位近在眼前的神明,他本身就放逐了传统的不可见的神。至少在那些年轻支持者的心目中,他取代了这座城邦的神。对雅典来说,城邦之神和诗人之神已经融合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及其哲学的传播因此也就有着取代诗人之神的作用。

如果阿波罗多洛斯对苏格拉底的热爱等同于对任何其他人的同情和蔑视,<sup>②</sup>阿里斯托得莫斯的情感则似乎更真实。阿波罗多洛斯说,他在宴会前后是最爱苏格拉底的人之一(173b)。他记诵那些有关爱的讲辞,看来既是出于热爱又是为了扩充自己的知识。阿波罗多洛斯讲辞的来源,更接近苏格拉底及其哲学的真实,远远超

<sup>①</sup> 以下也许并不准确:这一点正是体现在阿波罗多洛斯这类人的激进缺陷上,这种缺陷就是他让自己渐渐产生了对某种他不能理解的事物的潜在渴望,但他也微弱地意识到这种东西存在于他认为的人类本质的界限之外。

<sup>②</sup> 不管阿波罗多洛斯有多粗野,他还是有着“软蛋”(softy)的外号,清楚地说明他还有轻蔑和同情的一面(行173d)。[译按]softy一词,王太庆本译作“软蛋”,朱光潜本译作“疯子”,刘小枫本译作“粘乎乎”。据施特劳斯所述,“软蛋”这个词不可解。参施特劳斯著,《论柏拉图的〈会饮〉》,邱立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页31。本书遵照王太庆译本作“软蛋”。



过了阿波罗多洛斯本人的能力。但在外观上他仍然按照苏格拉底“总不穿鞋”(173b)的幻象(simulacrum)来打扮自己,因此,如果说他作为讲辞的消息来源是最接近苏格拉底的人,那么也正是他同时造成了讲辞与苏格拉底本人相分离。在另一种意义上,在传播苏格拉底讲辞方面,阿波罗多洛斯和阿里斯托得莫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阿波罗多洛斯在言谈中将苏格拉底及其哲学与神的美与善结合在一起,而阿里斯托得莫斯则通过行动分化了苏格拉底哲学和“个人特性”,即苏格拉底的丑陋和缺陷。因此,对于苏格拉底这个让哲学披上陌生化伪装的人来说,他们两个都是完整苏格拉底的碎片。在阿伽通宴会当晚,苏格拉底自己似乎已屈从于这些陌生的外观:与习惯相反,苏格拉底“好好地洗了澡穿上了漂亮的拖鞋”(174a)。如苏格拉底所言,他“美化”了自己,将他的丑陋看作是一件可以随意抛去的外衣或伪装。阿尔喀比亚德在有关苏格拉底的讲辞中也持这一观点,但与此处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这层“美化”才是外衣或伪装。

[6]在这种状态下,苏格拉底在去往阿伽通家的路上遇到了阿里斯托得莫斯,后者的形象正是他尚未重构的自己。他抓住这个机会建议不体面(unseemly)的阿里斯托得莫斯陪同他一起到美貌诗人的家中去,尽管阿里斯托得莫斯并未受到邀请。通过这些方式,苏格拉底尽全力改变他的哲学在雅典人中间传播所带来的影响。他坚持认为他的丑陋,即他的无知之知(knowledge of ignorance)和困惑(perplexity),并不是对智慧的反讽性伪装。他不是神。<sup>①</sup>他不顾诗人将阿里斯托得莫斯排除在宴请名单之外,重新将自己与阿里斯托得莫斯所代表的、他在仔细打扮赴宴时已被迫丢弃的丑陋外表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暗示着,不仅仅是这位追随者的信口开河,诗人技艺的伎俩也会作用于这种分离。但是,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得莫斯的确一起去了诗人家里,而且柏拉图在作品中将他们组成一对

① 参柏拉图,《泰阿泰德》151c-d。